

疯子为什么咬狗

小时候，听过老人们这样说：书，是疯子写给傻子看的。
长大了，慢慢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闷着闷着，也就疯了。

疯了以后，第一件事，决心为自己写个传记，也相当于古时候的立牌坊。
既然婊子可以立牌坊，那么疯子咬狗，自然顺理成章。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直被疯子视为座右铭。原本太平的天下，假如没有点乱，那多无趣？疯子总是这么想。

疯子决定舍身咬狗的那天，村子里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奔走相告然后蜂拥而上挥泪相送，那场面，搁村里老人家地话说，活了一大把年纪，九十多年了，没这么感动过。

疯子坐上村子里十五天一趟的拖拉机，一路上呼吸着乡村土路上溅起的灰尘，整整三天，终于到了离村子最近的那个小镇。

小镇很闭塞，唯一一部电话，是镇邮局里的那部六十年代老式手摇电话机，而拖拉机行驶进小镇的时候，依然是引起镇子里所有人的轰动。能坐上拖拉机的，都是些大人物，镇上卖水豆腐的古大嫂告诉孩子。除了通往村子，平时能坐上拖拉机的只有镇长，然后是每当镇子里的红白喜事，当然，也是当地有些声望的人，才能有拖拉机出场的这个经历。

疯子跳下拖拉机，直奔小镇最大的那家畜牧养殖场，养殖场的场长，垂着双眼，小心翼翼的招呼着这位大人物，在他眼里，能坐着拖拉机在镇子里走这么一圈的人，非权即贵，都是招惹不起的。

疯子大声的嚷嚷，给我找条狗来，给我找条狗来。养殖场主心开始乱跳了起来，这个，这个，这个，小镇原来没有狗啊。

这句话刚一说完，疯子的脸沉了下来，养殖场主更是心惊胆战，过了许久，疯子才说了一句，连条狗都没有，你丫地还敢开养殖场？

养殖场主没敢做声，早就闻讯赶来的镇长连忙说和，疯子没有搭理，转身就走了。

疯子这一走，小镇的人，就再也没见过疯子。听古大嫂说，疯子竟去了县上，临走的时候，还从她家赊帐拿走了块水豆腐。古大嫂每天逢人都念叨，去了县上，去了县上。仿佛县上便是地狱，便是天涯。谁曾想到，疯子到了县上，终于找到了一条狗。

狗是棕黄色的，略带些黑白相间的毛，态度温驯的让人觉得不像一条狗，而更像一只羊。

狗从小是在羊群里长大的，据说是个孤儿，狗爸狗妈好象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打狗风暴中，被人活活打死的。

羊群里长大的狗，很少发过脾气。县里常见它的乞丐记得狗只发过三次脾气，头两次，是被一只狗暗恋了三年的小母羊背叛，狗着实发了一通脾气，第三次，第三次，乞丐没有说，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县里的人都传说，狗发的第三次脾气，依稀也是为情所困。

也许真的有宿命吧，疯子终于在到了县上的第三天，和狗不期而遇。

疯子深深的凝望着狗，但看狗的满脸，岁月沧桑的痕迹，竟那样让人心痛，而狗同样是深深的凝视着疯子，似乎望尽自己那一世的宿命。

疯子与狗是狭路相逢在县里最窄的那条小胡同里，小胡同宽度只有三十厘米，平时很少有人经过，而这里却是狗每天出入县里最大的垃圾场的必经之路。疯子大喇喇的向前走着，而狗

亦是视疯子若无物，就这样，砰的一声，他们撞到了一起。

这是疯子从小到大唯一挨过的一次撞，痛的只有疯子自己才知道，那是何等的痛，痛彻心底。另一边，狗晕了过去。也许狗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身子如此的虚弱。

良久，狗悠悠的醒转过来，娇喘一声，呼吸也急促起来。眼睛也红润着。疯子并没在意，慢慢的凑近狗的身前，就在这一刹那，狗的身形一矮，前爪画了一个圈，后爪紧抓地面，低吼一声，右前爪平推过来，却是一招“亢龙有悔”。疯子不曾料到，这狭窄的胡同里，竟藏着如此狠辣角色，当下不敢轻敌，侧身晃过，还了一招，“万佛朝宗”。就这样，一人一狗拆解百十回合，一时不分高下。

疯子渐渐有些烦躁，心想我堂堂一大老爷们，竟和一条病狗，缠了百十回合不曾拿下，日后传出县城，着实可笑。

当下长啸一声，用劲毕生内力，张着大嘴，向狗扑了过去。
疯子，就这样把狗咬了。

若干年后，疯子咬狗，天下广为流传……